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天連
湊城
巧辟玉



李 漁 著
羅浮散客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連城壁

天湊巧

李 漁 著
羅 浮 散 客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城璧 / (清) 李渔著. 天凑巧 / (明) 罗浮散客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5.9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6999-3

I. ①连… ②天… II. ①李… ②罗…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中国—清代②话本小说—小说集—中国—明
代 IV. ①I242.7②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7507号

连城璧 天凑巧

作 者 李 渔 罗浮散客
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97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6999-3
定 价 25.0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藏
书
票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出版者说

在我国唐、宋时期，民间流行一种“说话”艺术。“说话者，谓口说古今惊听之事，盖唐时已有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话”亦称“话”，“话”即“故事”，“说话”即相当于后世的说书。“说话”的艺人叫“说话人”。“说话人”有“专家”，即根据其所说的内容不同而分科，南宋时就有“说话四家”之分。“专家”之一是“讲史”，专门讲述长篇历史故事，要连续讲若干次才能说完；另一家“小说”，则是专门讲述基本上能够一次讲完的短篇故事。“说话”中的这两“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

“说话人”敷演故事时所凭依的底本叫“话本”。“话本”最初并不是书面的著述，它只是“说话人”所说的故事的书面记录或底本。随着“说话”的发展，“话本”因被整理、刊印而逐渐成为读物，进而又出现了“拟作”，即文人模仿“话本”形式而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使“话本终蜕为著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保有“说话”艺术特色的书面文学。经历这样的过程之后，“说话”艺术中最具长篇规模的“讲史”类话本最终发展成为章回小说即历史演义；而“小说”类话本则演变成成为后来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拟话本”。

“拟话本”一词最初由鲁迅提出。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先是把宋、元间受话本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如《大宋宣和遗事》等称为“宋元之拟话本”；后来又把《三言》《二拍》等作品称为“拟宋市人小说”；今天，我们则一

话短篇小说统称为“拟话

拟话本的发展进程，国的白话长篇小说来说要动拟话本创作高潮到来的初。在明天启初，冯梦《喻世明言》《警世通刊行。《三言》中有些篇录、改编而成，许多则是本形式创作而成，由此开本的整理和创作，堪称《三言》稍晚出现的凌濛《二刻拍案惊奇》，则完完成。它的出现标志着白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在《三言》《二拍》小说繁盛发展。后来，随压制逐步加强，同时受到响，尽管在此期间的拟话都有了一些发展变化，但展势头，渐显颓势。到清展依然方兴未艾时，拟话的境地，最终走向衰亡。

清初拟话本创作的重要作家李渔有一部拟话本集《连城壁》，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与笠翁自己的另一部作品《无声戏》之间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最初，《无声戏》分一集、二集板行，后来又出了“合集”；而“合集”不是简单地将一、二集合在一起，而是从两本中各抽取部分篇什合成；接着，可能是李渔亲自操刀，也可能是书贾代庖，《无声戏合集》又被改头换面刻成《连城壁全集》；而《无声戏》一、二集中未被“合集”所收篇章又被刻成《连城壁外编》。“全集”和“外编”合二而一就成了今天的《连城壁》。

此次和《连城壁》同帆推出的《天湊巧》是一部产生于明天启间的拟话本小说集。全书一共只有三回，每回演绎一个故事。一个叙述了一个妓女从良后历经磨难终得团聚的故事；第二个故事描写一个寒门学子天佑人助终擢巍科；第三个故事赞美侠女云仙忠于爱情，结果夫妻双双得道。全书从不同侧面反映明代现实生活，内容质朴自然，文辞也较生动流畅。原书题“罗浮散客鉴定”，仅知其为明代人，真实姓名及生平无考。



般把明、清文人创作的白本”。

比宋、元之际就蔚成大滞后许多。真正引领和推是明代作家冯梦龙和凌濛龙编著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言》和《醒世恒言》相继章是由宋、元、明话本辑蒐集资料、素材，模仿话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拟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较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全是由作家本人独立创作话短篇小说即拟话本的创段。

的影响和推动下，拟话本着清代统治阶级对文化的迅速发展的社会潮流的影本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是却已无法继续保持其发中叶，当白话长篇小说发本就已经陷入了一蹶不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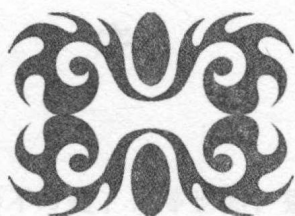
目 次

连城壁

〇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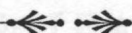
天湊巧

二三七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連城壁



李 渔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序

迷而不知悟，江河日下而不可返。此等世界，惩不能得之于夏楚，劝亦不能得之于适铎；每在文人笔端，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恶恶之念油油而生。乃知天下能言之流，有裨世道不浅。吾友屏绝尘氛，闭户搦管，颔颔不休，视其书，非传奇即稗官野史。予谓：“古人著书，如班固、袁宏、贾逵、郑玄之徒，皆以经史传当世，子何屑屑此事为？”吾友微笑不答。予因取其所著之书，趺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读之。其深心具见于是，极人情诡变，天道渺征，从巧心慧舌，笔笔钩出，使观者于心焰燖腾之时，忽如冷水浇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恶恶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经史之学仅可悟儒流，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裴光庭有言曰：‘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其斯之谓欤！”故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稍可搏节者必为逸去，其意使人不病高价，则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而吾友维持世道之心，亦沛然遍于天下。

睡乡祭酒漫题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范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	一七八
卷之十二	权佛力求男得女	移天心变女成男	一八五
卷之十三	决鬼计赚生人	设神通暂快郎心	一九四
卷之十四	待诏慕风流被妓欺	逐非待公道舍米追船	二〇二
卷之十五	聚众怒击命殉龙胆	托孤要全身报知己	二一〇
卷之十六	近鬼幽有故园家	受人欺无心落局	二二三

目 录

卷 之 一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〇〇七
卷 之 二	老星家戏改八字	穷皂隶陡发万金	〇二四
卷 之 三	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〇三〇
卷 之 四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	〇四九
卷 之 五	美女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	〇六二
卷 之 六	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	〇七七
卷 之 七	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	〇九一
卷 之 八	妻妾败纲常	梅香完节操	一一七
卷 之 九	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	一二九
卷 之 十	吃新醋正室蒙冤	续旧欢家堂和事	一四八
卷 之 十一	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一五七
卷 之 十二	贞女守贞来异谤	朋儕相谗致奇冤	一六五

连城璧外编

卷 之 一	落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	一七八
卷 之 二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	一八五
卷 之 三	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	一九四
卷 之 四	待诏喜风流攒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	二〇二
卷 之 五	婴众怒舍命殉龙阳	抚孤茕全身报知己	二一〇
卷 之 六	连鬼骗有故倾家	受人欺无心落局	二二三

卷之一

譚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诗云：

从来尤物最移人，况有清歌妙舞身；

二曲《霓裳》千泪落，曾无半滴起娇颦。

又词云：

好姣好歌喉，擅尽风流。惯将欢笑起人愁，尽说含情单为我，魂魄齐勾。舍命作缠头，不死无休。琼瑶琼玖竞相投，桃李全然无报答，尚羞娇羞。

这首诗与这首词，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使人见了最易消魂，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慳吝的也会撒漫起来。这是甚么原故？只因他学戏的时节，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消作意，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光景。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有轻清重浊之分；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也有矫强自然之别。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极会难为丑妇，帮衬佳人。丑陋的走上去，使他愈加丑陋起来；标致的走上去，使他分外标致起来。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妇人，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来，竟像西子重生，太真复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还比他不上。这种道理，一来是做戏的人，命里该吃这碗饭，有个二郎神呵护他，所以如此；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是便是了，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为甚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

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地名叫做杨村坞。这块土上的人家，不论男子妇人，都以做戏为业。梨园子弟所在都有，不定出在这一处，独有女旦脚色，是这一方的土产，他那些体态声音，分外来得道地。一来是风水所致，二来是骨气使然。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当初交

媾之际，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毡单上的态度做作出来，然后下种，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及至带在肚里，又终日做戏，古人原有胎教之说，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及至生将下来，所见所闻，除了做戏之外，并无别事。习久成性，自然不差，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所以他这一块地方，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别处的女旦，就出在娼妓里面，日间做戏，夜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嫖客；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他有“三许三不许”。那三许三不许？

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

他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顽耍，一般与人调情；独有香喷喷的那钟美酒，只使人垂涎咽唾，再没得把人沾唇。这叫做许看不许吃。遇着那些公子王孙、富商大贾，或以钱财相结，或以势力相加，定要与他相处的，他也未尝拒绝；只是口便许了，心却不许，或是推托身子有病，卒急不好同房；或是假说丈夫不容，还要缓图机会，挨得一日是一日，再不使人容易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就是与人相处过了，枕席之间十分缱绻，你便认做真情，他却像也是做戏，只当在戏台上面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做的时节，十分认真，一下了台，就不作准。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他口便许你从良，使你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不舍得把身子从人。这叫做许谋不许得。

他为甚么原故，定要这等作难？要晓得此辈的心肠，不是替丈夫守节，全是替丈夫挣钱，不肯替丈夫挣小钱，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就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众人不曾下箸时节，自己闻见了香味，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吃过的一般，不住要垂涎咽唾；及至口之后，狼餐虎嚼吃了一顿，再有珍馐上来，就不觉其可想，反觉其可厌了。男子见妇人就如馋人遇酒食，只可使他闻香，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不觉兴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够了。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知道这种道理，再不肯轻易接人，把这三句秘诀，做了传家之宝。母传之于女，姑传之于媳。不知传了几十世，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偏与这秘诀相左。也许看，也许吃，也许名，也许实，也许谋，也许得，总来是无所不许。

古语道得好：“有治人，无治法。”他圆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挣了一注大钱，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这个女旦姓刘，名绛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喉音既好，身段亦佳，资性又来得聪慧。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色，独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做旦，忽而做生，随那做戏





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要他扮女就扮女。更有一种不羁之才，到那正戏做完之后，忽然填起花面来，不是做净，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都是簇新造出来的，句句钻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销魂，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不必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随你一字不识、极丑极陋的人，只要出得大钱，他就与你相处。只因美恶兼收，遂致贤愚共赏，不上三十岁，挣起一分绝大的家私，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他的家事虽然大了，也还不离本业，家中田地到托别人照管，自己随了丈夫，依旧在外面做戏，指望传个后代出来，把担子交卸与他，自己好回去养老。谁想物极必反，传了一世，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

这个女儿，小名叫做藐姑，容貌生得如花似玉，可称绝世佳人，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有古语四句，竟是他的定评：

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长，损之一寸则太短。

至于遏云之曲，绕梁之音，一发是他长技，不消说得的了。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不但使千人叫绝，万人赞奇，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来。为甚么原故？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忽而目定口呆，竟像把活人看死了；忽而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所以人都赞叹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杀之权！”

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也就勾出名了。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恰好又有一个正生，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与藐姑配合起来，真可谓天生一对，地生一双。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当初不由生脚起手，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

要说这段因缘，须从脚根上叙起。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时常跟了母亲做几出零星杂剧。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姓谭，名楚玉，是湖广襄阳府人，原系旧家子弟，只因自幼丧母，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自己只身无靠，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年纪才十七岁。一见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乃以看戏为名，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他思春之念，先弄个破题上手，然后把承题、开讲的工夫逐渐儿做去。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除了学戏之外，不许他见一个闲人，说一句闲话。

谭楚玉窥伺了半年，只是无门可入。一日，闻得他班次里面样样脚色都有了，只少一个大净，还要寻个伶俐少年，与藐姑一同学戏。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得了这个机会，怎肯不图？就去见绛仙夫妇，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



一遍。绛仙夫妇大喜，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与藐姑同堂演习。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学起戏来自然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不消说得的了。藐姑此时年纪虽然幼小，知识还强似大人。谭楚玉未曾入班，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知道醉翁之意决不在酒。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但知香艳之可亲，不觉娼优之为贱，欲借同堂以纳款，虽为花面而不辞，分明是个情种无疑了，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怎奈那教戏的先生比父亲更加严厉，念脚本的时节不许他交头接耳，串科分的时节唯恐他靠体沾身。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虽然同窗共学，不曾说得一句衷情，只好相约到来生变做一对蝴蝶，同飞共宿而已。谭楚玉过了几时，忽然懊悔起来道：“有心学戏，除非学个正生，还存一线斯文之体。即使前世无缘，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里诉诉衷肠。我叫他一声妻，他少不得叫我一声夫，虽然做不得正经，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了了从前的心事，也不枉我入班一场。这花面脚色，岂是人做的东西？况且又气闷不过，妆扮出来的不是村夫俗子，就是奴仆丫环。自己睁了饿眼，看他与别人做夫妻，这样膀胱臭气，如何忍得过？”

一日，乘师父不在馆中，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要以齿颊传情，又怕众人听见，还喜得一班之中，除了生旦二人，没有一个通文理的，若说常谈俗语，他便知道，略带些“之乎者也”，就听不明白了。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把眼睛觑着藐姑，却像也是念戏一般，念与藐姑听，道：“小姐小姐，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藐姑也像念戏一般，答应他道：“人非木石，夫岂不知，但苦有情难诉耳。”谭楚玉又道：“老夫人提防得紧，村学究拘管得严，不知等到何时，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藐姑道：“只好两心相许，俟诸异日而已。此时十目相视，万无佳会可乘，幸勿妄想。”谭楚玉又低声道：“花面脚色，窃耻为之，乞于令尊、令堂之前，早为缓颊，使得擢为正生，暂缔场上之良缘，预作房中之佳兆，芳卿独无意乎？”藐姑道：“此言甚善，但出于贱妾之口，反生堂上之疑，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子当以术致之。”

谭楚玉道：“术将安在？”藐姑低声道：“通班以得子为重，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则将无求不得。有萧何在君侧，勿虑追信之无人也。”谭楚玉点点头道：“敬闻命矣。”过了几目，就依计而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要依旧回去读书。绛仙夫妇闻之，十分惊骇，道：“戏已学成，正要出门做生意了，为甚么忽然要跳起槽来？”就与教戏的师父穷究他变卦之由。谭楚玉道：“人穷不可失志。我原是个读书之人，不过因家计萧条，没奈何就此贱业，原要借优孟之衣冠，发泄我胸中之垒块。只说做大净的人，不是扮关云长，就是扮楚霸王，虽然涂几笔脸，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还不失我